



林悟殊

敦煌文書與夷教研究

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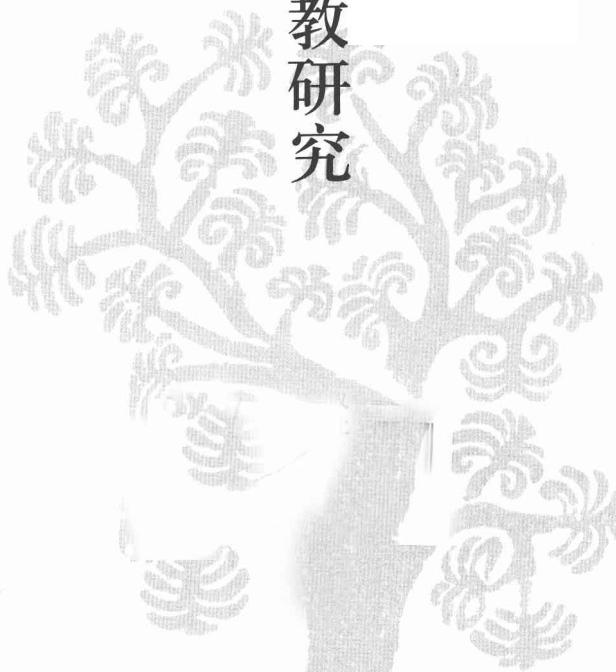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

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

林悟殊 著

林悟殊

敦煌文書與夷教研究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林悟殊敦煌文書與夷教研究/林悟殊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
(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
ISBN 978-7-5325-5886-5

I .①林… II .①林… III .①敦煌學—文書—研究 ②摩尼教—研究—中國—中古 ③景教—研究—中國—中古 IV .①K870.64 ②B929.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071230號

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

林悟殊敦煌文書與夷教研究

林悟殊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l@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90×1240 1/32 印張16.875 插頁2 字數392,000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300

ISBN 978-7-5325-5886-5

K · 1380 定價：48.00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編委會

- 主 編：鄭炳林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教授）
編 委：樊錦詩 （敦煌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榮新江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郝春文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教授、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
 柴劍虹 （中華書局編審）
 趙和平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
 鄭阿財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羅世平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
 張涌泉 （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鄧文寬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
 高田時雄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波波娃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所長、教授）

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編纂緣起

鄭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是 20 世紀古文獻四大發現地之一。出於衆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獻主要部分流散到了國外，分別收藏在英國、法國、俄國、日本等國家，劫餘部分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等單位。由於敦煌文獻收藏的國際性，“敦煌學”一出現就成為一門國際顯學，長期引領着國際學術潮流。敦煌文獻內涵博大精深，敦煌石窟藝術內容豐富多彩，作為敦煌學的研究對象，一直受到中外學術界的極大關注。

中國敦煌學研究的起步基本始於敦煌文獻的發現。中國學者最早從事敦煌學研究，是 1904 年金石學家葉昌熾至酒泉，從汪宗翰等人手中得絹本《水月觀音》、《地藏菩薩像》及寫本《大般若經》、《開益經》等，均作了考訂，將有關見聞寫入《語石》及後來撰寫的《邠州石室錄》中。後來由於王國維、羅振玉、蔣斧等進入，中國敦煌學研究掀起第一個高潮。而中國敦煌學的真正興起是 20 世紀 80 年代，隨着改革開放春風的吹起，敦煌學迎來了自己的新生。到目前為止，中國敦煌學研究已經走過百年的學術歷程，中國敦煌學界經過最近 30 年的努力，徹底改變了“敦煌在中國、研究在國外”的局面。在中國敦煌學百年研究的歷程中，湧現出了一批著名的專家學者，出產了一批影響巨大的研究成果。在中國敦煌學研究的百年之際，需要對百年來中國敦煌學界的研究工

作進行回顧和總結，並對今後的研究進行展望。由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利用“985工程”平臺經費資助，邀請中國敦煌學界30餘位專家，選取他們具有代表性的學術論文，以“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的名義，結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為中國敦煌學界研究之參考。

作為該項工作發起單位的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敦煌學也是蘭州大學的重點學科。早在1979年，蘭州大學就建立敦煌學研究機構，1983年籌建敦煌學專業資料室，創辦了敦煌學專業期刊《敦煌學輯刊》，建立敦煌學碩士學位授權點，1985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在蘭州大學建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蘭州大學資料中心，1986年通過教育部申請到美國基督教亞洲高等教育基金會的資助，1998年建成敦煌學博士學位授權點並成為甘肅省重點學科單位，1999年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成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基地，2003年建成敦煌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2007年蘭州大學敦煌學成為國家重點培育學科。敦煌學還是蘭州大學“211工程”、“985工程”建設的重點學科，先後投入經費1400萬元進行重點建設，使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在科學研究、人才培養、資料建設、學術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進展，並逐步發揮其優勢，在國內外敦煌學界起到了引領研究的作用。近年來，蘭州大學與敦煌研究院通過聯合共建，實現了優勢互補，這一優勢在雙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養中得到了體現。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與美國密歇根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耶魯大學東亞研究會(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東方文獻研究所、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早稻田大學藝術學院、臺北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成功大學等機構在學術交流、人才培養、學術研究等方面進行合作，與耶魯大學聯合籌建了國際佛教藝術與文化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以促進本學科向“國際化”的進一步發展,提高蘭州大學敦煌學專業的培養水平。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在 1985 年建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蘭州大學資料中心,目前擁有中外文圖書 7 萬餘冊,在本學科的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和對外交流上發揮了巨大作用。不僅保證了敦煌學專業的科研教學,同時也對敦煌學界提供服務。研究所還創建了敦煌學資料信息服務中心網站,在條件成熟後將可為整個學術界的研究提供網上信息服務。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擁有除本科以外齊全的人才培養體系,擁有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博士授權點,積極為學術界培養人才。到 2010 年為止,出站的博士後 4 人,畢業博士 54 人,14 人晉升教授,其中 5 人任博士生導師,20 人晉升副教授,33 人獲得國家基金項目支持。十餘名博士生得到國家建設高水平大學公派研究生項目的資助,赴美國弗吉尼亞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密歇根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日本京都大學、九州大學,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等深造學習,一人獲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兩人博士學位論文獲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提名。同時還為中國港臺地區和國外培養敦煌學研究人才,先後招收的學生有讀博和短期研修兩種形式,主要來自於中國臺灣地區南華大學,韓國國立首爾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京都大學、東京大學、九州大學、青山學院大學、成城大學、東北大學、東京藝術大學、東京女子藝術大學、龍谷大學,美國密歇根大學,前後接收學生 40 餘人,其中畢業的博士生 2 人,這些學生普遍得到派出單位的好評。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承擔國家、教育部、國家文物局、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教育部文科重點研究基地和國際交流基金項目 120 多項,經費 1000 多萬元,陸續推出了“敦煌學研究文庫”、“敦煌學博士文庫”、“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庫”、“國際敦煌學叢書”、“絲綢之路研究文庫”、“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法國漢學精粹”、“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等叢

書，即將啓動的有“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和“敦煌講座”叢書。研究所編纂、出版的論著在學術界得到普遍的好評，分別獲得中國國家圖書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甘肅省優秀圖書獎、中國藏學研究珠峰獎、甘肅省社科優秀成果獎多項，研究成果入選《國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庫》等。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的發展是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扶持的結果，也是中外敦煌學界各位專家扶持的結果。由此，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也是敦煌學界的共同學術研究基地和交流平臺，希望在今後的發展中各界繼續給予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更多的支持。

因敦煌學研究的特殊性質，遵照專家的意願和實際需要，本叢書論述性著作一般以簡體出版，以方便閱讀；考據性著作以繁體出版，以避免錄文和釋文的歧義。由此繁簡混合出版帶來的叢書格式不統一，希望讀者給予諒解。

“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的醞釀、發起到實施，得到了很多專家的支持和幫助，特別是老一代敦煌學家的支持和幫助，否則很難有這個項目的實施。叢書出版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該社出版的俄藏、法藏敦煌文獻，對敦煌學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叢書的諸位編委，也為“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勞動，對此表示真摯的感謝！

學術自述

1962年，余與一班被稱為六七屆的年輕學子，借當時教育部推行“修正主義”路線之機，進入五年制之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念書。當大夥正在意氣風發，以陳寅恪先生、劉節先生等為榜樣，奮發讀書時，文化革命一聲炮響，一切化為泡影，……之後便不堪回首了。

1978年，余重返母校攻讀研究生，時已年近不惑。在當年同班同學中，如余這般，歷盡劫波之後，還能“吃回頭草”者，亦可算幸運兒了。而後，在蔡師鴻生先生指導下，以誦念敦煌摩尼經為起點，習步於中古夷教領域。

20世紀80年代末，余亦曾趕時髦，出國遊學，雖歷數年，一無所成，悄然返校，重執教鞭。爾後漸感落伍，無從與時俱進，兼之罹患心腦血管疾病，遂日益自閉。治學雖不敢懈怠，但不過純出個人興趣，完全脫離“社會效益”。幸好所在單位，古風尚存，領導不以余之孤行為忤，最後得以“軟着陸”，按例規退休。如今，賦閒在家，為延緩癡呆，倒不時反思一些學術問題。

就三夷教而言，中國摩尼教研究實以敦煌漢文摩尼經之發見為濫觴。沒有該等文書的面世，也許時至今天，吾輩尚難以確認中古官方文獻所載摩尼、末尼、二宗經、明教之類究竟屬何物。至於景教研究，雖始於明季西安景碑的出土，但若敦煌景教寫經未現，景教研究則必仍囿於金石學的範疇，難有今日之輝煌。此外，祆教迄今雖未發見其漢譯經典，但其宗教禮儀活動作為一種西域民俗，卻在敦煌地區先後出土的文書

中，屢現雪泥鴻爪。因此，儘管敦煌文書於祆教之研究，不像其他二夷那樣舉足輕重，但釋讀寫本所涉及的內容，卻於深化吾人對華化瑣羅亞斯德教之認識頗有助益。

作為體現古代西域精神文明的宗教，其入傳中土之後，必定要接受華夏高位文明之洗禮，無論是自覺、主動，抑或自發、被動，其在中國之生存或發展勢必因應華情而變異，而華化。漢文夷教經典必定要反映這一變化。是以，對該等文書之解讀，如果無視時空相隔之遙，一味強求與異域原始文獻對號，未必可取；而從華夏傳統文化、主流宗教去找尋解釋，也許更切實際。若問余研習夷教文書之體會，僅此區區而已。這一體會，應歸功蔡師鴻生先生之一再耳提面命；而源泉則應溯至陳寅恪先生、陳垣先生等前賢。

早在多年前，就有學界朋友評論余之舊著，云通讀全書，未見有何新資料。其實，何止沒有新資料，而且同一資料，尚多反復使用。於此，本文集或尤有甚焉。這實出無奈，緣涉及中古夷教之敦煌文書及相關史料，本來就很有限，早被前輩學者竭澤而漁、一再徵引了。吾輩不過是撮拾彼等餘漸剩唾、偶感新味遂形諸文字耳。至若史料之重複使用，則固緣稀缺，更緣角度不同所窺亦異之故也。是以，余坦承拙文所用皆“舊瓶”，至若個中之酒幾許新，則自顧亦茫然。

本自選集既以《敦煌文書與夷教研究》為題，主要亦就包括兩方面的文章，其一是專門以敦煌夷教寫本為考察對象者，即探討寫本之真偽、內容或其產生之背景原因等；其二則是以夷教為研究對象，但文章之立論或論證離不開敦煌文書者。文集對文章內容作如是篩選整合，無非旨在彰顯敦煌文書之發見與當代夷教研究之密切關係，庶幾以斑窺豹，一見 20 世紀初敦煌大發現所帶來的學術新潮流。所選文章始自 20 世紀 80 年代迄於今。文字內容，則在不失原味前提下，多結合近年新認識、新信息，作相應的修訂；對受質疑的觀點，或作出適度回應。至

於各文之注釋，余不以當今高校學報所流行之“國標”為然，而以《中華文史論叢》之模式為尚，遂效法後者統一之。如是整理，詮次成集。

以往著錄敦煌夷教文書，礙於造字排版之不便，對個中大量的古代異體字或俚俗寫法，多徑改正體字。其實，從漢字學之角度，透過該等古寫體，不僅可窺視寫本傳抄群體之文化底蘊，而且藉助訓詁，可較準確地把握經文含意，推測寫本之製作年代等；此外，該等古代異字，亦不失為漢字研究的原始資料。是以，製作盡量忠實原件異體字之釋文，並非可有可無之事。余既專習夷教，自於此責無旁貸。今次，乘出版文集之機會，利用電腦放大寫本照片，重新過錄點校；參考 20 世紀末以來海峽兩岸於古代異體字研究整理的成果，對文書中的古異體字和不規範之俚俗用字一一確認，並盡量仿造，製作新版釋文。庶幾此舉有利於相關領域學者對該等寫本之解讀和綜合研究。景教經典的釋文多構成有關研究文章中之有機部分，故均隨正文；惟三部漢文摩尼經釋文則作為附錄。至於本書正文中所徵引夷教經文，若個中所用古字未見當今常用字庫者，則多改正體，以方便排版，謹此說明。

自當年起步，時至今日，彈指之間，逾卅載矣。每有寸進，除得益於近輩同仁之幫助外，更與國內外諸前輩學者之獎掖提攜、啓示點撥分不開，感戴之心，莫可名狀！諸前輩中，如孫培良教授、胡玉堂教授、戴裔煊教授、朱傑勤教授、金應熙教授、H. J. Klimkeit 教授、陳勝彝教授、Mary Boyce 教授、蔣相澤教授、王永興教授、季羨林教授、柳存仁教授、吳其昱先生等，蓋已先後謝世，唏噓不勝。而今，余亦年近古稀，儘管前輩之鞭策仍聲聲在耳，但已力不從心，如履蜀道。勉強整理出這一小集子，權當蓮花一瓣，獻祭列位逝者在天之靈。

林悟殊

2011 年元旦於廣州南湖

本書注釋縮略語

AM: *Asia Major*

APAW: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 Preuss.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SOA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CR: *The Chinese Recorder, Journal of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Shanghai)

JA: *Journal Asiatique* (Paris)

JRA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

SPAW: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TP: *T'oung Pao* (Leiden)

《京藏》(4):任繼愈主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四冊,北京:國家圖書出版社,2005年。

《英藏》(3):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編《英藏敦煌文獻》第三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

《英藏》(4):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編《英藏敦煌文獻》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英藏》(5):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編《英藏敦煌文獻》第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法藏》(1):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法藏》(16):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法藏》(20):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法藏》(18):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法藏》(28):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28),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法藏》(29):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2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大正藏》: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經》。

《東漸》中華版: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東漸》臺北版: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臺北:淑馨出版社增訂本,1997年。

目 錄

當代敦煌學者自選集編纂緣起.....	鄭炳林	(1)
學術自述.....		(1)
本書注釋縮略語.....		(1)
《摩尼教殘經一》原名之我見.....		(1)
《摩尼光佛教法儀略》殘卷的綴合.....		(22)
附：英法藏《摩尼光佛教法儀略》敦煌寫本原件考察		(27)
敦煌本《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的產生.....		(30)
《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的三聖同一論.....		(40)
《老子化胡經》與摩尼教.....		(49)
摩尼教《下部讚》漢譯年代之我見.....		(62)
附：英藏敦煌寫本《下部讚》原件考察		(72)
敦煌摩尼教《下部讚》經名考釋		
——兼論該經三首音譯詩.....		(79)
摩尼的二宗三際論及其起源初探.....		(89)
摩尼教“三常”考		
——兼論景教碑“啓三常之門”一句之釋讀.....		(113)
“慕闍”考.....		(123)
唐宋《三際經》質疑.....		(136)

摩尼教入華年代質疑	(146)
唐代摩尼教與中亞摩尼教團	(167)
宋代明教與唐代摩尼教	(179)
福建明教石刻十六字偈考釋	(195)
敦煌景教寫本 P. 3847 再考察	(225)
敦煌本《大秦景教宣元本經》考釋	(248)
經幢版景教《宣元至本經》考釋	(259)
敦煌本景教《志玄安樂經》佐伯錄文質疑	(284)
景教《志玄安樂經》敦煌寫本真偽及錄文補說	(294)
附:《志玄安樂經》釋文	(314)
富岡謙藏氏藏景教《一神論》真偽存疑	(324)
高楠氏藏景教《序聽迷詩所經》真偽存疑	(347)
景教富岡高楠文書辨偽補說	(369)
唐人奉火祆教考辨	(381)
中古瑣羅亞斯德教葬俗及在中亞的遺痕	(395)

附錄一:敦煌漢文摩尼教文書釋文

說明	(407)
京藏摩尼教經(宇 56/北敦 00256)釋文	(409)
英法藏《摩尼光佛教法儀略》(S. 3969、P. 3884)釋文	(429)
英藏《下部讚》(S. 2659)釋文	(434)

附錄二:圖版

說明	(467)
----	-------

目 錄

1. 京藏摩尼教經(宇 56/北敦 00256)	(469)
2. 英藏《摩尼光佛教法儀略》(S. 3969)	(487)
3. 法藏《摩尼光佛教法儀略》(P. 3884)	(491)
4. 英藏摩尼教《下部讚》(S. 2659)	(492)
5. 法藏《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P. 3847)	(507)
6. 法藏景教《尊經》及按語(P. 3847)	(509)
7. 日藏《大秦景教宣元本經》	(510)
8. 日藏《志玄安樂經》(羽 013)	(511)
9. 洛陽唐代景教經幢拓本	(517)
10. 法藏《佛說閻羅王授記四衆預修生七往生淨土經》 (P. 2003)所繪停屍臺(一)	(519)
11. 法藏《佛說閻羅王授記四衆預修生七往生淨土經》 (P. 2003)所繪停屍臺(二)	(520)
12. 英藏《地藏十王圖》所繪停屍臺	(521)
論著目錄	(522)
後記	(523)

《摩尼教殘經一》原名之我見

《摩尼教殘經一》原本出敦煌莫高窟，今藏北京圖書館，舊編號為字第五十六，新編號北敦 00256，^①卷長 639 艱米，高 27 艰米，凡 345 行。該卷子最早由羅振玉名以《波斯教殘經》，刊於 1911 年的《國學叢刊》第二冊。羅氏為刊佈該經寫了按語：“殘寫經一卷，前半已缺佚，後半完好，然無後題。吾友臨川李君證剛翊灼以其中專闡明暗之旨，證以景教三威蒙度讚有合處，遂定為景教經典；然考火祆摩尼與景教頗類似，未易分別，且皆由波斯流入中土，故姑顏之曰波斯教經，以俟當世之宗教學者考證焉。”^② 羅氏又將該冊《叢刊》贈與日本學者羽田亨，羽田亨遂於次年在《東洋學報》上發表論文，考定該經為摩尼教殘經。^③ 與此同時，從 1911 至 1913 年，法國的沙畹、伯希和在《亞洲報》上發表長篇論文《中國發見的摩尼教經典》，專門研究中國的摩尼教。論文的第一部分將羅振玉刊佈的殘經譯成法文，並作了大量的考釋，^④成為迄今為止研究這部殘經最為詳細的專著。儘管如此，沙、伯二氏亦沒有道出這部殘經的本名和出自摩尼何典。1923 年，陳垣先生於《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二號上，發表他著名的論文《摩尼教入中國考》，^⑤文中提及這部經，並疑其為延載元年波斯摩尼僧獻給武后的《二宗經》。是年，陳先生復把該寫經校錄，名為《摩尼教殘經一》，刊於《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⑥而伯希和所發現的另一篇漢文殘經，即當今周知的《摩尼光佛教法儀略》下半截 P. 3884 殘卷，則被名為《摩尼教殘經二》，附於其後。